

# 长途旅行

—

圣诞前夕，漂洋过海去看他的故事。

—

## 『客舱』

他是在起飞后的才注意到那个人的。

肤色很扎眼，比欧洲人更苍白的一张脸，绷得像一张传真纸，看不出甚么表情；被棒球帽遮住了大半张脸和眼睛，露出一副嘴唇，唇色很淡，像是开早了的樱花，微微地启着。

他不像是平常会在这个舱位入座的那种旅客，那些人会不断的摁下座位旁边的按钮，似乎乐见空乘为他们跑前跑后，或以彰显出他们的不凡身份，作为空乘人员，每天都要面对各色质素的乘客，这些事他早已习以为常。

他在入座之后就把棒球帽拉下来，侧头靠着椅背，闭上眼睛动也不动，像是沉沉地睡了，又似乎是很累，所以闭刻意装睡，也许不想被打扰。

第一感觉是瘦……应该说是纤细、小巧的身材骨骼，陷在加宽座位里，显得像个未成年人，如果他再背个双肩包，那可真的国中生毫无二致；可不是么？看他脖颈处，也没有明显的凸起，找不到喉结……真是奇怪，可他的旅客信息确实写着是男性没错。

随着机舱的颠簸，那薄衫下细细的手臂会不自觉的抖动几下，然后继续变成垂在两侧的姿势；

机舱里暖气恒定在28.5℃，可这时已进入高空平流层，温度骤降，即使是普通舱的旅客大部分也都纷纷加了衣物，可是那个人却只穿一件薄薄的棉质长袖和牛仔裤……暴露在空气中的脚踝和手腕骨刺眼地光裸着。

“也许他会感冒的。”

“飞这么久，他也没有带多一件外套吗？”

“一个人，行李也不多，也没见他起飞前报给家人之类的……”

他不像是去赴一趟商务旅行，亦不像那种独自旅游的背包客；穿得这么简单，坐一趟长途客机，倒像是任性逃家的孩子。

因很少一个人外出长途旅行，随身的装备也就只有一个小小的旅行箱。

正想着，那纤薄布料下的手臂又抖了一下；

他方才意识到那应该是毛孔起立导致的神经反应；

换句话说，他应该有些冷……

无论是作为陷入好奇心的观众还是当值空乘，他都无法继续袖手旁观下去了。

“先生，先生？”他犹豫了一下，还是轻轻地唤着；

也许真的睡着了？他俯下身准备推他的手臂，没想到那人毫无预兆地睁开眼睛，猛地抬头；

目光对上，一双含着水光的瞳孔有些错愕地看向他，睫毛长得有些夸张。

他几乎是立刻地，把表情调整到普通的询问模式；

“您需要一条毯子吗？可能机舱里会有点冷。”

他看见那张白皙的脸上浮现出疑惑的神色，嘴唇绷出一个疑似拒绝的弧度；

直到他扫到自己胸牌似乎才明白过来这是怎么一回事，整张脸渐渐柔和下来；他低头思考了几秒；

“好的，谢谢，麻烦你了。”太妃糖一样的酥酥的声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沙哑。

礼貌而疏离，不愿意劳动任何人的态度。

他呈上早就准备好的薄毯，上好的山羊绒十分保暖，本想着如果轻推也叫不醒他，那么就直接帮他披上。

秉持着乘客不要求则不做多余事情的原则，他并未细究自己如此殷勤的原因。

“也许是那位旅客看上去太寂寞了，正好自己的好奇心也被勾起来了。”

一边为自己找着理由，一边转身把视线挪开，但背过身去的时候仍然忍不住扫了那边，他正慢慢的展开毛毯，动作不知为何却显得有些笨拙。

他想也许应该去帮帮他，但犹豫之间他已经包好了自己，对，那毯子对他来说有点长，从肩膀到膝盖全都被盖住以后，他的样子莫名地显得有些滑稽，像一只褪毛期间的幼年企鹅，黑漆漆的双眼盯着窗外客机的襟翼发呆。

这个样子的他比之前要柔和多了，他脑子里禁不住冒出这些想法，他只想说点什么打断他沉浸的思绪；

“您需要来一杯什么热饮吗？刚才我们有为大家送上，但您在休息所以…”

“呃…”他缓慢地把头转过来，像是不需要，又像是不知道要什么；

“也许，热咖啡？”他刚说出口的瞬间就恨不得咬掉自己的舌头，他看起来疲乏地像三天没睡了，他却还在推荐他喝这种东西。

“热的……苹果汁？如果有的话。”

“……当然。”他愣了一下，忙不迭的给出肯定答复，生怕他反悔。

“以及……请另外加2块方糖！”他转身的瞬间，耳朵又飘来他的话，听清楚内容之后，他有些忍俊不禁。

“好的，热苹果汁，加多2块方糖，很快就来。”他用不大不小的声音重复了一遍他的需求，在看到那张脸上露出一种抱歉的神色后，满意的转身信步走进备餐间。

大概十五分钟后他的杯子已有些见底，他瞥向那边，暗暗吃惊此人对于糖的索求度；想起刚刚他接过玻璃杯时明显上扬的嘴角，暗暗发笑，他对饮料的选择过于像孩子了，还是戒糖失败的那种。

在他乖乖地朝他这边举手时他已经迈开左腿走过去了；

“您还需要再来一些吗？”他指了指他见底的玻璃杯。

“嗯……谢谢，非常感谢。”他似乎显得更不好意思了，双手规矩地拿着空杯奉上；

“您客气了。”他用戴着白色织布手套的双手接过来，尾指略过他的手背，即使透过厚实的织物也明白无误的感受到他的冰冷，他默默的想着等下也许该把苹果汁多加热一会儿。

“现在正是隆冬，纽约那边温度会在零下了哦，很冷。”

“是诶~”一来二去之后，似乎可以和他开始对谈天气这种话题。

“您没有带一些御寒的衣物吗？”他很好奇他似乎对前一个问题的指向毫无反应。

“……啊，有，在行李箱里…走的时候匆匆塞了进去。”

“还好，现在我并不冷呢~那边也会有朋友接我。”讲到后半句时他的声音突然低了下去，像是不想被人窥探心事的退却感；

“那等下请呼我，下机前我帮您拿行李下来，不然出了舱就会被那边冷风击倒。”

“好……麻烦了。”

“哪里。”“有需要随时按铃”他指了指他座椅侧面的凸起，安静的退下了。

距离飞机落地大概还有不到六个小时，他们已经身在美洲大陆的上空，舱内暖色灯光下他眼下青黑阴影也依然显露无疑，再怎样也得抑制住自己的好奇心，让他好好睡一觉。

他甚至有些替这位陌生人不值，是谁让他匆匆忙忙离开家人，隆冬时分一个人搭15个小时的飞机去纽约；他想了想，似乎自己只是不忿那位看不见的接机客……这种难以言明的妒忌情绪让他继续在剩下的时间里心不在焉，只能有一搭没一搭的听着空乘专属的无线电节目解闷。

最后落地时，他尽可能的帮他收拾好了一切，然后与其他同事一起在舱门处送客，当他拖着小小的行李箱经过时，他才发现这个人并不矮，甚至比普通人要高一些，他只是身形单薄，四肢幼细，加上皮肤呈一种无机质的苍白色，整个人显得透明易碎；他在自己面前略停留了一秒，低着头像是搜刮合适的话来表达谢意，他并不想他有任何为难，于是迅速低着头看向那暂白的脸，用力地，诚恳地说着：“欢迎再次搭乘本航班”，直到他走出视线，他才渐渐放下心来。

这句曾被自己说过成千上万次的营业辞令，居然也有真正戳中他心声的一刻。

他是真心的希望能再见到这个人。

## 『重逢』

经过15小时的飞行加13小时的睡眠+倒时差，庾澄庆在一个安静的下午醒来。

背后有一具宽大的怀抱拥住整个身体，双手被另一双修长的手包裹着窝在胃部，除了同频共振的心跳，他的四肢百骸都被火炉一样的热量包裹，舒服得不想动弹，他转了转眼球，看见灰色的石膏天花板上凸起的暗纹，神思开始像涟漪一般的聚焦又散开，十几个小时前的事渐渐浮出记忆水面。

落地纽约后见到了几个月未见的人，所有的思念和酸楚都被一个狂奔而来的拥抱和快要窒息的深吻吞进了肚子里，后来他的嘴角总尝到咸咸的味道，他不记得是自己哭了，还是他哭了，也可能是两个人都哭了。

真是有些没出息，他小心地叹了一口气……当初自己是如何言之凿凿劝他好好读书，说着半年也没多久的样子，现在想起来着实有些可笑……估不到距离和思念可以像慢性毒药一样把人类的心脏腐蚀的千疮百孔，到最后他只能像无聊影视剧中老套的情节那样，不顾一切地飞奔到他的身边，才能确认胸腔里那颗器官还有继续跳动的能力。

什么时候已经对他依赖到这个程度了？不可置信。

他不着痕迹的动了动双腿，腰部传来的酸涩感让他瞬间像被电击一般的瞬间僵直，然后脸可见的红到脖子。

他的爱人昨夜似乎做得有些过火，很久未经人事的身体对亲密行为的负荷阈值一降再降，当赤裸的肌肤相互贴着的时候，他神志就已经不太清醒了，只记得最后晕过去之前，正被他抱在怀里刺戳舔弄，清理环节则完全没印象了。

应该有清理过吧？好像那里也没有什么黏腻的感觉……不敢再想了。

还有下飞机之后他们的相处。

不知道为什么，那时LH并没有开着那辆传说中快要报废的老爷车，他的解释是地上有积雪太厚有些不安全，他没有信心见到他之后保持冷静地驾驶任何交通工具。

他疑惑开车需要多大的冷静程度？但这疑问在他们上了被刷成黄色的计程车之后，便完全变得不需要再问。

坐定后LH抱怨他穿得太少，把他的棉服、围巾和手套全部拿给他戴好，他的黑框眼镜被LH的气息呵出了水汽，雾蒙蒙的一片，他任由LH帮他继续搓热双手，镜片后的眼睛看着他忙碌的样子傻傻地笑，笑着说他好像准备冬眠的松鼠，忙东忙西停不下来。

还没笑够，就被一把捞进他的怀里，力道大到把他的脸颊震地发痛，他来不及发出声音又被堵住嘴巴，一双长臂像是要把他生生的揉进骨血里一样箍得他喘不过气，在出租车后座被吻，实在超出了他的行为准则，蓄力准备推开他之前，却听见对方胸腔发出闷闷的声音；

“我不敢回去，因为记得你的话。”

“也不敢让你来看我，太辛苦了，也……怕希望落空。”

“我真的……好想你，快死掉一样。”

“我是不是很没种……”

准备推开的手，无力的垂下来了，像两朵合拢的花瓣，他把手轻轻的放在LH的胸脯上面，鼓励似的轻轻抚着他的心跳。

他想说自己是如何的整夜整夜地睡不着觉，又是如何频繁地梦见他，思念折磨到他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的地步……但又觉得这些话其实也没有必要讲出来。

因为他已经来到了他的面前，跨越了地球的换日线，也跨过整片北太平洋，在飞机上他常常看着海面任思绪翻滚，他想如果飞机陨落，他会葬身海底被鱼类吞食，他会为他痛哭吗？他可如何铭记，或是把他忘掉？但他还是来了，带着劫后余生的巨大幸福奔过来了，坐在一辆普通的出租车后座，被他梦里才能见到的人吻着、拥抱着，让他看着自己的眼泪肆意奔流，他的情感，此刻已经完全属于他。

庾澄庆觉得自己的嗓子里像横着一片刀片，他发现自己即使张开嘴也发不出任何声音，鼻腔酸楚，心脏钝痛，他不再有任何动作，而是索性低着头侧过身体让他挡住自己的脸，放松唇齿，被动的允许这个吻继续加深。

纽约的计程车司机也许是见惯了这些煽情时刻，车载广播轰鸣出高分贝的说唱音乐，让车内空间越发显得躁动不安。

好在他们并没有在车上耽搁很久，很快就到了住处所在的小巷，下车的时候，黑人司机拿着LH塞过去的小费欢欣的扭过头祝他们圣诞快乐，又挤了挤圆嘟嘟的眼睛友善地笑了笑，留下一句“have a good night~”就一脚油门踩出去老远；庾澄庆当下就觉得应该抓点道路旁边白皑皑的积雪来冰一冰，自己得脸颊才能回到正常的温度。

## 『小小王国』

LH在纽约的这处公寓，是他的父亲留下来的地方，沉迷音乐的他喜欢闲时摆弄乐器，父亲又怕那些架子鼓和吉他吵得他不得安睡，试问，如果一位医生没有好觉可睡，岂不是要出大事？老父亲便把钥匙丢给他，还慷慨地免掉他的房租，只让他注意安全，煮东西烧掉厨房的事“千万不要再有”。

那里地方不大，装饰稍旧，但保养良好；房子一楼和二楼是一间意式披萨店，三楼空着，顺着电梯到顶楼就是独门独户的这套公寓。

楼下白天叮咚当啷地嘈杂着，夜晚打烊后就无比寂静，且周围民宅不多，亦不必担忧扰民问题，LH便渐渐爱上这里独处市井街巷的感觉，顶楼上去还有一大片露台无人问津，睡不着的晚上，他常常上来就着冷风喝啤酒，随意想想以后打算，虽然人生迷茫，但看着月亮，又好像个人的问题变得十分渺小，只觉世界很大，不知不觉心里的结也被解开一些，这个小小王国，他从未带别人来过。

上大学的两年，他搬到这里，白天念书，晚上研究作曲和节奏，兴致来了便熬夜练唱，只是周末要按时回家和父母吃饭；接近圣诞假期，教授们纷纷提前给学生放假，他也准备趁回纽约的时机去房子看看，直到接到来自台湾的越洋电话。

于是他便推后所有计划，第一时间冲过来打扫清洁；先是更换日用品，然后为壁炉添了新柴，更换了落灰的茶具和毛毯，甚至为窗台上的水培绿植换了更好看的玻璃花瓶，还得抽空把冰箱塞满；记得那天在房子里忙了一天，饭也不吃，算算他还有十几个小时才能会和他站在同一片土地，才敢略微休息一会儿；看看房子里落地穿衣镜里的自己，头发杂乱，鼻头冒汗，脸上上全是不知道在哪里蹭到的墙灰，整个人就像马戏团的小丑，看着自己这幅样子，他一时兴起便自拍了一张照片，想说这幅模样，如果被有个人看到，又要被笑“傻瓜”了。

他很想那个人，想他现在就来到他眼前，笑着摸他的鼻子，轻轻地说“傻瓜。”

## 『礼物』

冬天的纽约，银装素裹，仿佛世界被洒上了一层洁白的魔法粉尘。中央公园的林荫道上，两个身影靠得很近，慢慢走着，踏着新雪，留下了一串串深深浅浅的足迹，积雪压弯了树梢，向人行步道上空伸出一个个雪融团子，不时有不堪积雪重负的枝桠，在安静的空气里发出断裂的声音。

两个人走的很慢，默契的迈着很小的步子，享受午后静谧的相处一刻。雪后的中央公园静谧而美丽，树上挂满了晶莹剔透的冰凌，远处有不怕冷的小鸟在湖边喝水，庾澄庆发现自己不时地会在这片冰雪世界里陷入停滞，眼前的这里和前几日台北的景象在他脑海里不停重叠，总就有一种不知身处何处的不真实感。

“还会不会冷？”讲话的高大男人，身着深棕色大衣，领口围着一条灰色的围巾，眼睛看着身边的人说话。

“还好，不会啦。”回答的人穿着一袭厚厚的黑色羽绒服，衣服明显地长了不少，背部用反光布料充绒后做了特殊的设计，像是恐龙的背脊一样竖起来，帽檐上还点缀着毛茸茸的雪球，显得俏皮又可爱；他的脸颊略有些泛红，又增添了几分动人的娇娇之气。

“本来可以帮你买的，结果要大家赶着过节都打烊了，这次只能委屈你先穿我的。”高高个子的人，手自然就搭在了身边人的肩上。

他轻轻点头，将自己的手缩进对方的大衣口袋里，笑道：“好啦，别担心了，我知道了，你好爱念哦。”

话音刚落，口袋里的手被抓住了，源源不断的热量在手心传递。

“我从来没想到……可以和你一起在这里，看看雪后的Central Park”，温柔又磁性的声音传到耳边，打断了他的思绪。

庾澄庆定了定神，这是一片被雪覆盖的湖边，冰面上映出了他们紧紧靠着的样子；LH满是柔情的眼睛看着他，温暖如阳光般的视线，热烈到会灼伤他的程度。

“我也……但是，在一起很好，下雪很好，这里很好。”不知道怎么回话，只是靠着本能发出感慨。

手被牵起来，暴露在寒冷的空气中，他缩了一下却没敢再动，手心靠近大衣下他的胸口，手心传来擂鼓一样的心跳声。

“以后每个圣诞节，我们都一起过吧！”大狗狗一样的眼神，期盼着他说点什么。

他的眼珠极快的动了一下，嘴巴开始颤抖却又恢复平静。

“……以后的事情，我怎么敢说啊。”低低的声音像是在抱怨，苍劲的枝叶在风声间轻微的颤动，打乱了他的坚定。

“那，我就许愿：以后的圣诞节，我都陪你过。”怎么大狗狗还不依不饶了起来，他有些无奈。

“好不好？”他被摇地一晃一晃的，不想讲话，只能点点头。

“闭上眼睛。”他想起口袋里攥着的东西，发出一条指令。

“？”大狗狗狭长的眼睛睁的圆圆的，疑惑地看着他。

“闭上眼睛呀，听话。”庾澄庆露出笑容，拉长了语调；“等下天黑啦，大灰狼会出来哦~”

“哦~~”LH点了点头，憋着笑，“好吧，我闭上眼睛，告诉大灰狼先不要来吵我们哦。”

LH闭上眼睛，周围变得越发安静，感觉到体息的靠近，他低头在拖着自己的手自己面前摆弄什么东西，淡淡的甜香从他的发丝里飘过来，他用力吸吸鼻子，想要更多他的味道。

“好啦，睁开眼睛吧！”雀跃的语气飘出来，他像小孩子一样拍了拍手，“好看诶！”

小巧可爱圆环造型，琥珀色的圆石镶嵌在精钢托上，一道细细荧光聚集圆石中间，近看像是日光下的宝石，闪着淡淡的琥珀色光芒……

风衣的袖口，多了一对可爱的袖扣；

LH盯着那两个圆圆的东西，看不出是开心还是不开心，一时间表情变得极为奇怪。

是不喜欢吗，这看起来并没有开心……？

看得站在他对面的庾澄庆都皱起了眉头；

“不喜欢吗？”

“不是。”

“不好看？”

LH深吸一口气，调整了一下表情，用力地眨了眨眼了，深吸了一口寒冷的空气，用手指头抚摸着一边的圆润环形，微微低头看向庾澄庆的眼睛，嘴角带着若有若无的颤抖。

他极力让自己显得冷静、沉着，只有凑近了才能看到眼睛里闪动的泪光。

“这是你给我挑的吗？”

“是啊，我挑了很久！”，“你不喜欢可以取下来还我。”他眯着眼睛叹了一口气，带着失望的语气说着；

话音未落，对面的人立刻的抬了抬手，“谁说的，我很喜欢！”

“……不用骗我啦，你不喜欢我对这种东西的品味，还给我吧！”他气呼呼的挥了下手，一边伸手准备去摘掉袖扣的小东西，嘴巴鼓鼓地；

“我很喜欢！你亲自帮我挑的诶！”“哪有送了礼物还要回去的呀。”此时再激动也得强忍着，LH笑着把双手收到身后，不准他够到，任他像徒劳的围着自己绕后去抓他的手。

比他矮大半个头的人急的几乎要跳起来，差点撞上LH的鼻子，吓得后者连忙一把扣住了他肩膀，给炸毛的猫咪顺毛。

然后把头俯下来，凑到他白嫩的耳边，说：“我很喜欢，也很好看，谢谢你。”

他猜想自己的语气是诚恳的，刚刚还躁动不安的恋人，因为这句话似乎变得平静了下来，但他抬起脸看他，生气的眼睛圆睁着瞪着他，积雪映照下的日光从他眼睛里照出一丝荧光。

他的前辈，真的很像猫咪，开心的时候像，生气的时候，也很像。

LH伸出手掌，轻轻的盖住了那白白的半张脸。他的下巴小巧，眼尾一颗泪痣，他用一只手掌足以覆盖住眼睛到下巴的皮肤。没有等他做更多的反抗，他就把亲吻落在了那对微翘的嘴唇上。

轻轻的碰触后，他退开了一些，然后再一次低头亲吻下去。

温热的舌头紧缩在嘴唇里不敢回应，在他扫过对方小巧整齐的齿列的时候，甚至被对方不轻不重的咬了一下。这让他不得不停顿了一下，继续用手掌捂着他的眼睛，另一只手也没闲着，而是绕到对方的颈部，伸进去在柔嫩的皮肤上轻轻的捏了一下，在听到他对方喉咙传出一声呻吟之后，才开始继续动作。



也许是被剥夺了视觉变得敏感起来，他继续亲吻，没有遇到之前的阻碍，而是长驱直入敲开了他的唇齿，往里面扫荡了一圈，落力又缠绵，察觉到对方整个人开始软了下来，他慢慢松开捂着对方眼睛的手掌，而是环住了他窄细的腰，不容拒绝的朝着自己更加紧密的贴近。

等到两个人分开的时候，庾澄庆感觉到自己脸上又要烧起来了，不用照镜子都知道脸色有多红。

“好冷，看不见太阳了，我们回家烤一会儿火？”让他脸红的始作俑者压着嗓子问他；

“好”他喘着气答应道，感觉周围的世界开始变得恍惚又晕眩。

+

当他被带进那个温馨的阁楼，被抱到床上压倒时，他开始感觉到天旋地转。

LH开了门口的落地灯，拉紧四周的窗帘，亮度调到最暗，明明是白天午后，房内的氛围却变成了午夜十分；庾澄庆仰躺在他身下，大男孩魁梧的体型完全罩住他，两手拢在他身侧，进一步把他与这个世界隔绝。

微弱的薄光从他的身后晕开，近在咫尺的脸庞从暗处突显，高耸的鼻梁和完美的肩部肌肉，更显得LH的英挺和俊气。男孩没急着做什么，而是压紧了他，像是用自己的体重让他安心，告诉他他现在很安全。

一米八三的身高比他高大许多，锻炼良好的身体，分量自然也不轻，他的背部被压进床垫里，胸口以下在体重的压迫下，和他紧密贴合，被夹在男孩厚实的身板和松软床垫间，便错觉好似和他一起缓慢下沉，直到沉入海底。

他渐渐让自己放松，伸出手拥抱他，身后的薄光像从和他们渐行渐远的海面上传来。

而他们一起进入了另一个世界。在那里只有他们两人，只有他能完全全全的看到自己同别人不一样的身体。

他的吻不停落下来。

庾澄庆眨眨黑眼睛，感到眼尾流下湿湿的水迹，但是很快又被身上的人吻干。

男孩吻他的眼皮，吻他上翘的鼻尖，吻下面可爱的嘴唇。轻啄细舔，描摹他尖俏的下颌轮廓；他身上穿得衣服被扯得乱七八糟，全都是散落地摊上，上身只剩下一层薄薄的长袖T恤，V型领口露出裸露的皮肤被种上了深浅不一的粉红痕迹，LH还不知足的继续扯开衣领，肩膀从大敞的领口滑出来，露出圆润雪白的肩头。

他阖上双眼，在细碎微麻的挑逗下张开双唇。两手不禁松开，抓紧LH的衬衫，他倒是只退掉了大衣，穿着质地良好的衬衣西裤好整以暇的侵犯他，让这个场面显得格外色情。

这件碍事的T恤最终被剥掉，他全身上下不着寸缕，只能用力的躲在毯子里，闭着眼睛被身上的人仔细舔着胸口。

也许是特殊的荷尔蒙的关系，他的身量不算高，骨架少见的细小，甚至比女性还要细，皮肤呈现少见的冰白色，再激烈的爱抚也没法那皮肤表面烧起来，胸膛十分光滑平坦，连毛孔都难以见到的光滑质感，因常年保持规律运动，胸口纤薄紧致，两朵粉红色的乳粒在娇羞绽放，在昏暗的光线里也十分引人探寻。

LH含住一边尖小的乳粒，终于明白自己为什么每次看到他，都会有茫然的饥饿感，他会联想到新鲜的切片面包，松软绵密的芝士派。或者冒着热气的牛奶，带着从窗口淌进的蜜色的日光。

他想在一个明媚的下午，把怀里的人像面包一样剥开，带着柔软的拉丝和香气泡进牛奶里，含进口中，被顺滑的奶液和麦香浸湿唇齿。

他会缓慢的，毫不犹豫的吃进肚子里，连唇边的碎屑和奶滴都舔得干干净净。

现在，这种饥饿感再次击中他，可是他已经不会再感到茫然，无上的美味就在眼前，他只需要慢慢地享用。

LH用强壮的手臂，缓慢而自然地分开他细嫩的双腿，他用唇舌划过那可爱的肚脐，一边舔着他柔滑的下腹部，一边探进一只手，往通光裸的腿间伸过去。

他闭紧双眼的用力抓住LH的肩头，眼尾又有水光涌现。

下体的秘密，懂事后也没再让任何人看过的地方，再一次的将要暴露在他年轻的恋人面前。

LH不确定肩上的压力是否想推开他，便停下来等了片刻，听到身下浅浅的嘤咛转为了啜泣，马上抬身重新吻住他，在唇舌纠缠间低语安慰，手上的动作却毫不停歇的开始揉弄着那处柔嫩的男性器官。

不管庾澄庆愿不愿意，身体的本能反应并不受思想的控制。除了LH之外，他无法想象自己还可以和谁，也从未和人这样亲密过，，年轻人躁动难耐的荷尔蒙让他也感觉到浑身发热，连身后隐秘的女性入口也流出湿滑的水迹。

浓烈的热吻又他陷入晕涨，等他回过神，LH已经甩掉碍事的衬衣和裤子，把自己也剥得只剩一条内裤了；

他看了一眼就连忙低头，对方紧绷在棉质内裤下的男性特征惊人的凸出形状……他不敢想自己的身体如何接纳得了；

LH低头含住了那个他从来未在被用于享受爱欲的地方。

头顶传来一声小小的惊呼，然后他马上咬住嘴唇止声音。

LH只觉得口中的性器和他本人一样细巧秀气，他想到这个位置的下面还藏着一个稀有的秘密，就浑身血气上涌，嘴上动作越发细密；右手悄悄越过那里，抚摸被唇肉拢住的甜美入口。

仰躺着的人马上不安地扭动了下，被LH按住他意图合拢的双腿，嘴上和手上的动作没停。

分开的腿隐隐发抖，庾澄庆抽泣一声，LH把左手送到他嘴边让他含着，他犹豫了一下，还是咬住了他修长的手指，却没再反抗。

LH灵巧修长的手指像拨动乐器一样撩得他完全控住不了原始的生理反应，两片阴唇开始变的湿润柔滑，入口被流出的水液打湿，又粘又滑像吸引他的手指进到里面去。LH看了眼庾澄庆绷紧的下颌，他又在哭了，呜咽和喘息因为堵住的手指而断断续续。LH的动作像是好奇和顽皮的逗弄他的前面，一直忍到他在他口中释放出来也并未压上去进入他。

庾澄庆在低泣中射了出来，睁开湿润的眼睛望着幽暗的天花板出神，轻轻喘气。

LH在学校图书馆查过一些资料，对于特殊的体质构造并未查到什么特别的定论，他只是觉得大概射精可以刺激下面多出来的阴道，他用手指感觉到那里湿得厉害，透明的水液一直流到后面的肛口，LH想湿成这个程度，用后面做似乎也连润滑剂都不需要了；

可是他此刻满脑子只有那个与众不同的神秘花园。

趁着身下的人瘫软失神全身瘫软，他用湿润的两指借着前面的水液插进内里，同时探起身，搂住还没平复喘息的人，轻吻怀里的额角嘴唇，帮喘息不止的人恢复。

房间里光线昏暗，仿佛感受不到时间流逝，壁炉的火正旺，烤得房间里暖烘烘的，LH的额头冒出一层细密的薄汗，肌肉鼓胀的宽厚背肌和手臂上也湿湿的，庾澄庆用力抓着他却感觉滑溜溜的，在毫无防备的时候，被盯着眼睛一点点地进入了。

LH的双眼如同幽深的森林，直直地像要把他灵魂也吸进去。

庾澄庆难忍地别开了眼，却被强硬的掰正回来，被吻得湿红的嘴唇微微发肿，比他小一轮的年轻人却处处发育的比他高得多也壮不少，贲张勃发的下身更是和他的身高十分一致。

某种程度上，LH在体质上拥有的所有优势都是他所欠缺的，真令人羡慕；感受到体内温柔的挺动，庾澄庆回搂着他，抚摸他强健的后颈，感慨地说着他在来时的飞机上遇见了一个年轻人，身高和背影和他居然有八分相似，他被旅行折磨地精神不佳时，多亏了他的照顾……虽然他也并未和那人多讲几句话，但那个时候他倒觉得十分温暖，业已因为那人和LH年龄相仿，他便格外记着。

正说着，柔软内里却被LH狠狠顶弄了几下，像是提醒他专心，更是不满他居然在亲密的时候聊起无关的人……八分相似的背影更是惹得让他心火上头。庾澄庆只是纳闷他为何突然用力，猝不及防不禁叫了出来，马上咬住下唇，变成细细的轻哼。

“别忍着，这里是顶楼，没有人会听得见。”

LH一边挺腰一边说。年轻力壮的男孩腰力惊人，虽然速度不算快，但是每下都撞得又实又狠，庾澄庆便渐渐忍耐不住，蜷在LH的怀里小声呻吟。

操了一阵，LH进出得越发顺畅，不由加快了速度。他抬起庾澄庆削瘦的小腿弯折到他胸前，宽阔的上身把庾澄庆完全纳入自己的阴影里，握住身下人小巧的髌骨用力压着不许他动，让撑满的穴口更配合着他的动作被迫打开，承受他的占有。

已经顾不得身下他承受不了的求饶声了。

“只要想着我就好了……”肆意欺负人的男孩俯身低喘着发出绝望的请求：“只要想着我……一定要等我回台湾找你。”

庾澄庆的眼尾又泛出水雾，只不过这次是被快感逼出的生理泪水，LH的话他当然听到了，但是身体里的动作速度太快，他来不及消化和反应就连同呻吟声一起被撞得粉碎。诱人的潮红从脸颊蔓延到雪白的胸口，庾澄庆在这种事上经验少的可怜，甚至不知道让LH慢一点，而只是一味默默承受。

汗水交融，一重一软的呼吸声也混合一处密不可分。体力充沛的大男孩后来还嫌不够，直接把他抱起来，来到壁炉前火光的映照下蹲坐着，两人除了脚上穿着LH特意搭配的圣诞袜，身体全都裸着，一条薄薄的盖毯同时缠住了两度缠得紧紧的身体，面对面抱坐的体位让LH把自己送入得更深……庾澄庆觉得这幅画面实在超出了自己感官的理解能力，羞得不敢抬头；他慌乱地发现自己已经无法控制住被迫高潮，前面不知道什么时候又射了一次，腰已经酸麻到自己能承受的极限，下身连接处则湿的一塌糊涂；被操软的甬道吸紧了LH，花瓣紧紧缩着仿佛一辈子都无法离开他。年纪轻轻就极有掌控欲的男孩心里涌起巨大的柔情和满足感，死死地用下巴压在他的肩头，陷入晕眩的高潮里的恋人不断倾诉让人脸红心跳的下流话和爱语，一遍遍撞开绞紧他的柔软内里，用力到像是用身体让短暂到此的庾澄庆牢牢记住他。

还有不到一年LH就将修完所有学分，按导师的要求，那时他将被允许提前毕业，拿到学位证之后，他将离开从生到长大的异国他乡，走上他从小就梦想要走的音乐道路。

他也将回到庾澄庆的身边，就像他天生注定的就要寻回到他的身边一样。

张扬的男孩抬起头看着床边横放着的衣服，他脱下来的大衣袖口有一个圆圆的东西在昏暗的灯光下闪出晶莹的射线。

那是他送他的袖扣，他想……总有一天，他要穿着一身完美的西装，袖口会别着这件特殊的礼物，然后他要在神父的注视下，吻他。

想到斑斓灿烂的未来，情潮上头，他只觉得血气翻涌，下身硬得要炸裂得程度，他转念一想，生生的把胸口的人抱起来悬空举起，再坚决朝他的后穴进入；起伏之间的突然动作，吓的他惊叫起来；

“啊……你……你”

“我怕我射在里面……你会怀孕，然后…你会后悔的。”

他顶弄着，左手代替硬物开始抚摸那处方才已湿泞不已的蜜穴，长指已挑开唇肉浅浅插进两指。

庾澄庆被他稍稍转身侧搂着，后穴里含着他那根尺寸惊人的巨物被他上下顶弄，把他完全抱在怀里肩宽还有余裕的LH低头含着他的耳廓一边低喘一边蛊惑着让他叫出来，肌肉贲张的手臂箍紧他的腰，在庾澄庆仰头靠着他的啜泣着说不要的时候，他的手却丝毫没有停地抚摸着那隐秘的领地。

“好湿。”LH看着怀里绷紧的小巧侧脸，故意翻搅里面流动的水液，满足叹息，“也好紧。”

房间里门窗紧闭，光线也透不进来，暗压压像个隔绝外界的地底深渊。庾澄庆知道他们进来的时候LH有好好的锁住大门，不会有任何人会进来，可楼下就是餐馆和马路，偶尔传来的喇叭和吆喝声，仍然让他感觉紧张和羞耻。

嚤吟，呜咽，和绞紧的水声。

闭阖的眼睫还挂着水珠，庾澄庆低声糯糯喊，“我不想再要了，可不可以停下来……”用力抓紧LH埋进他股间的手腕喘息着。

半湿的黑发蹭着LH的颈窝，还未泻火的男孩一阵躁动，捻弄娇嫩乳尖的右手从雪白的胸口滑到小腹，右开始握住庾澄庆湿软的，随着他的抽插一晃一晃的阴茎。

“呜……”

还在不应期的酸软性器落进LH的大手里，流水的女性入口也含着他的手指，还有被撑满接近高潮边缘的后穴。

身体和精神上的强烈刺激不仅是对庾澄庆。

前所未有的体验让LH兴奋到了极点，挺动得更加凶猛，埋在后穴里的粗长器官仿佛又胀大几分，隔着一层湿嫩肉壁碰上另一洞口里的手指，感觉到这具身体的奇妙，他为他绽放的程度简直让他兴奋地颤抖。

两个甬道同时被操出激烈的水声，和着木质地板因为过于剧烈的动作隔着厚厚的地毯发出细细的吱呀声。

庾澄庆再也没办法忍受这超出极限的刺激，开始不受控制地失声呻吟，纤瘦的身体已经从头到脚陷入男友的掌控，热涨的晕红从脸颊耳廓一路冲向脖颈和前胸，甚至与LH紧贴的髋部和大腿也没有例外。

楼下的餐馆似乎生意正好，有顾客在进进出出，大门旋转的铃铛声不断的响起，在生活感十足的公寓顶楼房间里做爱的禁忌感尤为强烈，庾澄庆抓住LH欺负他的手却抽不出任何余力制止，一段时间后，前后抽插的速度和频率渐渐趋于同步，产生了仿佛共振般绝少体验到的极致高潮。

LH感到被他的手指搅得发热的阴道里喷出一股滑腻的水液，甜美的香水也仿佛随着液体渐渐从他身上渗透出来……他右手中的小巧的性器也同时被逼到顶峰，开始不断地再次流出玉液。他听着庾澄庆被快感冲刷，染上哭腔的甜美声音，忍住被后穴绞紧的射精冲动，翻身将庾澄庆彻底从正面压到身下。

借着地毯的柔软缓冲，LH按住眼前雪白的细腰，几乎是字面意义上把庾澄庆按在地板上操弄。被从正面狂猛占有的人，声音和眼泪都埋入红色格纹的薄毯里，前前后后不间断的汹涌高潮让酥麻的下体一阵阵开始失去知觉，他觉得自己可能会坏掉或者什么的……随着LH一阵猛地挺身，后穴滚烫的热液大量浇注，他全身过电一样的抽搐。不断的从喉咙和鼻腔里发出羞耻得声音，他只好闭眼咬住毯子，死死地遮住脸让那些声音小一点，再小一点……失去意识前模糊糊想，无论如何，下次一定不能再这么纵容LH了。

## 『约定』

“这件比较好……这个，也不错。”

“都试试。”

被推进试衣间的隔门，庾澄庆仍然没敢相信自己应许了LH什么。

看着被塞进手里的衣服，他皱起眉头。

‘为什么会答应他啊.....’

隔着一道门，一个声音传过来；

“Baby需要我进去帮你吗？”打着卷的声音，隔着一道门挠在他心头；

“噢.....不用！那个.....我们大概还有多久？”

“我看看.....不用着急，还有三四个钟头，等下我们再过去就好。”

松了一口气，也许这三四个小时可以拿来反悔，或者他可以临时当个逃兵。

无奈的甩了甩头，带着视死如归的心情，他开始解衬衣下摆的口子。

---

他在次日清晨醒来，发现LH不在他身边，有一刻他的身体僵直而痛苦，陌生的公寓窗外月亮已沉下，太阳还未升起；

明明旁边壁炉烧的正旺，他却感觉冷风顺着墙缝似乎也能钻进房间，像冰冷的海潮拍在他的脸颊。

短短几天，对肌肤相贴时温暖的饥渴，已经达到让他是上瘾的程度。

他强迫自己冷静下来，克服着强烈的眩晕感翻身起床。

事后发现LH只是跑去给他买集市里最美味的烤法棍和牛奶，热切的情欲被满足之后，年轻的身体开始感到饥饿，LH在楼下不远处的烘焙店买完这些东西，想到可能还在睡着的人，出于一种亏欠的心理，他连忙裹着大衣往回走。

回家的时候他在阳台上发现了漂洋过海的爱人，穿着他的蓝色格子睡衣，探出半个身子靠在倚在栏杆上向远方望着，寒冷的空气中晨曦渐渐升起，云层下的暖阳让建筑墙面泛出一种橙黄的色调，衬得远处哈德逊河结冰的岸边呈现出的色泽越发冰蓝，瑰丽的纽约冬日景色从小小的阳台窗外徐徐铺开，街上车辆的喇叭声偶尔响起，伴随着早市店铺里圣诞音乐的节奏，整个城市渐渐进入到一种欢欣又松弛的氛围中。

阳台上的人转过头向另一个方向看去，像是努力要在光线不足的路面上搜寻着什么，这件睡衣对他来说有些过于大了，腰部系了带着还显得松松垮垮，本应落膝盖的衣摆垂到了小腿，在棉袜上露出一截白的刺眼的光裸小腿；想到他被带着自己气息的衣料笼罩着，他美好洁白的身体几个小时正被自己染上粉色，这些忍不住冒出来的画面让LH的身体又燥热起来，脚步开始不听使唤的磕磕绊绊，他开始有些嫉妒可能会看到这个画面的路人，深吸了一口气加快了步伐迎上去。

“小心掉下去哦！”他放下东西，走过去和他并肩站着。

被喊话的人微微地愣了2秒才转身，看见是他之后，略显生疏的表情才投过来一个笑容，这个笑让LH回想起第一次在录音棚遇到时，他脸上的那种闪亮的神色，比钻石甚至更闪耀和纯净，那个笑容在他心里记了很久，他猜他并没有意识到自己长得有多好看，他大部分时间都很内敛，刻意远离着众人的恭维和谄媚，大部分时间都很沉默，只有讲到音乐的时候话稍微多一些，有时候会讲出悲伤得和他闪亮的笑容毫不相称的话，他尝尝带着一副厚厚的黑框眼镜，显得冷静自持，不想别人窥探到他眼底的情绪，可实际上只有他知道他有多容易伤感，又有多少眼泪像水龙头一样关不住的时刻。

他比他见过最大的奇迹还要神奇。

“Baby抱歉，我出去了一会儿，你找我啦？”他明显在等他，这让人开心；

“还好，只是醒来……没看到你”他讲话声音很轻，嗓音还带着明显的沙哑。

“我大概离开了接近一刻钟，想着回来再叫醒你。”他低头看他的时候，却被他躲闪过去；

“不过……我给我们带了吃的，你看？”他像魔术师打开双臂；；

庾澄庆愣愣地顺着他的手臂看过去，桌面上冒着香气的牛扒，法棍和牛奶看起来过于美好，一种健康的饥饿感充盈了他的身体，他略略地吸了吸鼻子，小麦香气混合着奶香味飘进鼻息，确实饿了。

“辛苦你了，冷不冷？”话音未落，就被牵着手带离了阳台。

“快点跟我一起来吃东西吧，要饿翻了~”年轻人直接忽略了他的繁文缛节，大大方方的诉说有些撒娇的话，他并没有甩开被牵着的手，而是刻意迈开步子跟上身长腿长的LH。

除了零食极其嗜甜之外，庾澄庆对一日三餐要求简单，偏爱味道清淡，干净健康的食物，因为要保护嗓子和容易过敏的鼻腔，对一些稍重口的调料则一向敬而远之。可事实是庾澄庆很喜欢那个法棍面包，抛出他对法棍又干又塞牙的刻板印象，刚出炉热腾腾的小麦面粉变成了软乎乎的内芯，烤过裂开的表面金黄酥脆，干净柔韧的口感，咀嚼几下就会在嘴巴里化掉；他用刀叉切开一块法棍蘸了一些牛奶，放进嘴里的瞬间发出喟叹……

“这个真好吃”他满足的眯着眼睛，“如果每天都能吃到就好了”

LH兴奋地盯着他的眼睛，笑着说：“那以后早餐都交给我好不好~”

“……”咀嚼的速度变慢了，庾澄庆在犹豫如何回应这句话。

“可以吗？”LH当然有注意到他的迟疑，但相比之下他更想知道答案；

“以后的事……以后再说好了~”庾澄庆睁大眼睛想打消这个突如其来的话题；

“‘以后’一定会到来的~”LH强调着。

“没有人可以预判未来，我们也是。”他十分想安抚眼前的爱人，却又立刻病态的在心里否定了这个做法。

“我不这样想。”LH低着头，执拗地下了定论。

“.....”庾澄庆只觉得说不出话。

“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只是.....这个阶段，不想让你想太多，你还没有毕业，现在讲那些，真的太早...你可以期待以后怎样，但不要给限定一定是那样.....”他有些着急，语速却放得很慢很慢，年轻人的国语还不是那么好，也许一时间难以消化大量的讯息。

“我.....我不知道怎样你才会相信...;没关系，我会按我想的来做，我就想以后的会有那么一天，你可以随便穿一件衣服就坐在我面前，我陪你吃每一餐饭，你可以吃面包也可以喝牛奶，牛奶胡子粘在嘴唇上面也没关系，我喜欢看你这样，我就想跟你这样度过;”

他的国语确实没有那么好，可这段话他说的无比流利，毫无瑕疵，就像一个从小使用国语的本土青年，认真的写出在心里练习过无数次的答卷。

庾澄庆愣了半晌，只能拿起手帕擦了擦嘴巴，咽出的牛奶渍打湿了挺翘的嘴唇，LH紧张谄看着他抿嘴，等着他说点儿什么。

“好，我知道。”

简短的一句话，年轻人的肩膀线条瞬间柔和下来。

“然后我还有一个请求;”他顿了顿，似乎并没有想要等到他的反应出现，一鼓作气开口说到;

“我想带你去见见我的父母，我对他们提过，他们...他们很想当面感谢你。”

“感谢我?”庾澄庆有些诧异;

“他们知道你是我当初参加民歌大赛的老师.....我有跟他们说过，你是我在音乐路上很重要的朋友。”

“那.....”他看了看自己身上穿着不属于自己的睡袍，有些话实在令人难以启齿;

“他们不知道。”

“.....”既然不知道，仿佛也就不需要再继续讨论。

“我真的，很想让他们见一见面，我想让他们明白你给了我多么大的帮助，我才.....我父母一直觉得音乐这条路不好走，可他们不明白我是受到了谁的鼓励;如果你愿意我可以.....”

“好，我跟你去。”他无法在平安夜的早餐时间第二次让年轻的大男孩失望。

“哈?”没想到对方答应得倒是干脆，他还有一肚子话还开口又被咽回去。

“不过我得去商店看看，我需要买点东西。”他眨了眨眼，想让自己表现的尽量轻松寻常。



“没问题！”

庾澄庆喝完最后一点牛奶，抬了抬头；

“快点吃吧，会冷掉的哦！对胃不好。”

“嗯！”年轻人立刻揪了一大块面包塞进最嘴巴，腮帮鼓鼓的像大狗狗，尾巴似乎也的摇了起来。

## 『第一面』

平安夜。

暮色慢慢降临，门庭处的男人的玄色毛衣外被妻子加披了一件灰色外套，被念叨着不要因为忙碌而受凉；昨夜的雪飘进前院，到现在还未化，在草坪和石子路上留了一层白皑皑的外衣。

大门被拉开了，女主人单手扶着门框，盯着男人的背影看了会儿，在玄关处拿了一顶绒线帽，她踩着被清理干净的砖石，沿着台阶下到院子里，慢慢踱步到了男人的身侧。

“留点神，一把年纪了，身子骨可不比年轻人了。”她把帽子递到了先生的手上。

王大中直起身，视线仍然停留在小径石子路新落下的霜雪上，落日余晖轻扫过他眼周的沟壑。他上个月刚刚有着满意的接班人选，繁忙的诊疗工作已在交接中；大儿子今年因为要和太太的家人们过圣诞，又早早的告了假没法回来，小儿子在欧洲游学，一早就打了越洋电话，他倒也习惯透过屏幕接受节日祝福；无需为大小家庭准备宴会，倒也让他们夫妇难得多点时间闲在家里，享受踱步院中欣赏日升月落的悠闲时光。

“小心着凉，我们进去吧”

“走吧。”

王大中转身陪着夫人往玄关，他们不紧不慢的走着，王大中刻意放缓步幅配合着身量不高的妻子，几十年的夫妻相伴让他们培养出良好的相处默契，有时候一个眼神就能明白对方在想着什么。

“你今天好像格外心神不宁啊。”她意有所指地说。

王大中以沉默作答，他习惯把情感藏在言语的留白之中，儿子继承了这一点。太阳由黄转为橙红，从西边的一侧将光披戴到夫妇二人身上，让他们头顶的几根白丝无所遁形地反着光。

“因为儿子要带过来的人吗”他的夫人明察秋毫。

“大明星哦，你不紧张？”王大中反问，音调微妙地上扬了。

王夫人嘴角展开一个会心的笑，挽着他回到起居室，餐厅里早已摆好了晚餐的餐盘与刀叉，清淡的沙拉和浓醇的蛋酒早已在一旁备好，晶莹的莓果蛋糕透露出新鲜的程度，主菜在烤箱内留着热度，作为留洋居美的华人，他们也准备了国内友人寄过来的中国茶和点心，摆放在客厅茶几，作为用餐后的准备。

王大中看着这些亲力亲为的布置，温馨又不失庄重，从待客之道上任谁也挑不出毛病，不禁略松了一口气。

上午接到力宏的电话，就赶着把他的房间收拾好了，他难得回趟家，好容易……”王夫人给丈夫倒了一杯水，欲言又止的抬起眼皮看着；

“他又不会住在家里。”他毫无感情起地答，接过杯子喝了一口水。

“那也是他的家呀，也有一段日子没回来了哦。”夫人笑着说，“难不成你还和他置气呢？”

前些日子王大中和儿子吵了一架——家里排行老二的这个孩子，与其说是吵架不如说是起了严重争执：儿子从台湾回来就着了魔一样的疯狂念书，大小节假日假期均一改往常只是送来电话问候，热情真挚如旧，但就是见不到摸不着；他那时候忙于工作事务的更迭也无暇顾及，后来趁儿子回家拿妻子为他准备的换季衣服，他扯他坐下来当面恳谈，本来想好了一大堆有关时间管理，劳逸结合的大道理，结果还没来得及讲，反倒被儿子单刀直入坦言了自己已经规划好的未来打算，他如此着急学业，是想好了再花一年时间攒够学分，拿到毕业资格就回台湾——他要出唱片做专业歌手；王大中本担心是儿子过于有责任感，被一纸合约迷惑，想着托着妻弟的关系，找个理由解约也就是了，毕竟还是学业重要，但儿子坚持到底的态度让他格外陌生，竟一时难以接受从小踏实好学的儿子怎会对那种五光十色鱼龙混杂的圈子向往至此，王大中一时难以接受，加上先前积压已久有关他要出道的担忧，那次谈话不欢而散，他竟不记得自己走得时候是否摔了儿子卧室的门；一时也是有些意气上头了。

“这孩子，从小哪件事不是默默藏在心里？这次难得明确地把想法说出来，即使确实有些武断，但说明他还是想和你商量，你应该宽容一点，为他高兴才是啊。”

“商量？他早就下了决定，语气上只是通知我罢了。”

“你又不是不知道他，认定的事九牛拉不回，当年不想学医一定要学音乐那时你忘了？力宏不是那种凭一时好恶轻率决事的人，必然经过了深思熟虑。我们家族他大哥走和你一样的路也够了，他想另辟蹊径，应该让他去尝试尝试，也未必不是好事。”

“你啊，从来都都向着他。”

妻子的这番话他是无论如何反驳不了的，但又不想明着承认，只能闷闷地抗议。

“我看你呀，就是嘴硬心软，孩子长大了，我们也渐渐变老了，这些事情我们不要插手，由着他去吧。”

王大中“嗯”了一声算是同意，放下杯子无声的叹了口气；街上的圣诞乐曲声飘了进来，妻子又往他杯子里添了一些热水；王大中拿起桌上从台北传真过来的最新期刊杂志，翻开的书页上露出一张忧郁白净的侧脸，低头对着麦克风沉吟着的模样，标题写着：“MTV Unplugged - The top asian artist live in London”

“他们大概什么时间到？”翻了一页后，他突然问。

妻子停住了手里的动作，像是没料到他会开口似的，她微微侧过脸；

“快了，刚才打电话过来，说会在商店耽误一会，等下正好一起用晚饭。”

王大中推了推平光眼镜，“知道了。”

时针指向约定的位置，门铃应声响起，王夫人前往门口去迎，王大中立刻起身隔着一段距离跟在身后；久未见面的二儿子和那个传说中的大明星一前一后站在门外，儿子难得刮了胡子弄得清清爽爽，穿着以前他和妻子给他买的毛呢套装，脖子还围着一条自己没见过的围巾，而另一位客人倒穿着休闲，深灰色的夹克棉服外套和加合身的毛料长裤，质地良好倒也看不出品牌，厚厚的毛领散发出除静电剂的香味儿；他面色刺眼地白白净净，明亮的大眼睛叠着很深的双眼皮，到眼尾狭长一抹又显得他的气质忧郁柔和，身量虽然不矮但骨架看着细小，格外不同舞台上的强烈好动，不发一言地躲在自己儿子的身后，显得格外神秘又安静。

LH先一脚踩进来，身后的人谨慎地未挪动脚步，而是坚持等到两位长辈都现身眼前之后，方才抬头欠身致意；目光撞上笑吟吟的王大中夫妇，庾澄庆也不好意思的报以微笑注目，听见LH在他身前叫着：“爸！妈！”

“我回来了！”

“我来给你们介绍！这就是我说过的……”

王大中听见儿子声音，一步探过身，看见两人手里各自提着的两大件高档购物袋，笑着打趣；

“回自己家还带东西，这么隆重我和你妈妈不习惯哦！”

话虽然说着，他还是接过两人递过来的动作，把东西塞进夫人的手里。

“这就是力宏经常提到的教唱老师吧！之前在台湾多亏你帮他，不然这小子可能输很惨！幸会！幸会！欢迎光临寒舍！”王大中控制着声量，尽量想表现的不要热情过度；

“我和力宏爸爸早就想当面感谢你，真幸运能在纽约见面，来快进来~”王夫人伸出手来拉他，像是熟稔已久的长辈一样招呼着他；

“伯父，伯母，你们好；叫我阿庾就好；打扰，让你们辛苦了”

“阿庾你太客气了！”王夫人视线在儿子衣服的袖口的装饰物停了半秒，又转过眼神辨认这位大明星的袖子，那里却是干干净净，并未佩戴任何装饰，她莫名地有些失落，又很快堆起笑容；

“快进来，外面天寒地冻的；你们俩饿了吧？晚餐都准备好了，准备用餐了哦。”

“我早就饿了！”LH推着身边的人从自己身前进屋，而庾澄庆则不准痕迹的和他保持距离，默默的让自己离他的身体保持一个手指长的空气距离。

墙壁上的挂画露出全貌，是一副印象派的油画，一盏中式吊灯从木质吊顶垂落下来，王大中特意安排了庾澄庆的座位，未免他感到生疏，儿子当然是靠着 he 坐下；又让妻子坐在自己的右边，这才两人准备用餐。

趁着王妈妈去端主菜时，庾澄庆才有心情放松身体，眼神略略的环顾四周看了看，他抬头再次看了看王大中，他正在折叠面前的餐巾，并朝着力宏在问着什么，看着两人头靠头交谈的样子，庾澄庆感叹果真是父与子，王大中实实在在

就像是三十年后的LH:相貌端正,眉目疏朗,带着一种受过优良教育的规矩做派。桌面上摆着水果,沙拉和酒,主食有意面和餐包,每人座前盛着一盘晶莹透亮的前菜,以及一碗热腾腾的蛤蜊浓汤。

还有些糖果,看着很像中式的酥心糖,用吉祥如意的红色彩纸包着,在餐桌一个抛釉的彩盘里发出晶莹的光。

“阿庾来纽约待多久?”王大中结束和儿子的对话,冲着他看。

“.....”庾澄庆放下刚拿起的水杯,还未开口就被抢白。

“他是因为录音工作临时过来几天,我听说之后联系的他,过两天他就要跟团队回去了,所以我这两日赶着取经来着;”LH噤里啪啦一口气交代完,丝毫没在意父亲是否有听清楚。

“这样辛苦,那今晚一定要多吃一些,不然等阿庾回家,你妈妈会心疼你累得更加瘦了~”父亲的话倒让LH有些没想到,他平时不像是会讲这种窝心话的人呢。

“谢谢伯父,我用的很好;”

“烤小羊排,力宏妈妈的拿手菜,来试试;”王大中见妻子端上主菜,连忙帮她摆盘,被瞥了一眼;

“饭桌上不许聊治病什么的哦,阿庾,力宏爸爸没有烦你吧”

“听力宏提过一次伯父的工作,但刚才确实没有聊这些;”庾澄庆老老实实的说,两位长辈是和善慈祥的父母,散发出来长互相关爱的长辈气息,令他的紧张感已经不知不觉消解掉了一大半。

“妈,爸的职业病你又不是不知道,不过今晚他表现很棒,你可不要吃惊哦~”

LH从烤盘里用刀叉开始分菜,最先照顾到庾澄庆,三个人每人分到一根可口分的烤羊小排,他才开始为自己盛菜,他津津有味的吃着烤肉,又不断照顾着身边的人,甚至半边身体都偏到那边帮他布菜~

“这些口味,还吃得惯吗?”王夫人发现庾澄庆用餐时一丁点声音都没有,安静得像只猫,样子倒十分可爱,她扬起嘴角问,“听说阿庾之前也来过纽约对吗?”

“对——纽约,我很喜欢纽约。”庾澄庆直了直身子,“家中有大姐姐在纽约安家了,我读工专之前每年都会过来2次,有时候妈妈也会一起;妈妈比较喜欢纽约的秋天,我倒是很喜欢纽约的冬天和圣诞气氛。”

“本来想做中餐,想着也许更合你的口味,但又没有在集市里买到合适的材料,只能请你将就一下”王妈妈交叠双手,状似苦恼的说道;

“您太客气了,只要不是辣的,我都可以吃一些,而且您手艺很好,是我有口福。”庾澄庆颇为得体地推让客气。

王大中的视线移向他,暗自打量着这个多日以来只闻其名未见其人的大明星。他呈现和媒体上截然不同的一面,用词谨慎而恭谨,却又没有任何假客气的做作之感,言行举止得体大方,应该见过了大世面却又显得还像个孩子,整个人看上去非常真诚,毫无刻意矫饰的痕迹。反观自己的儿子从小对任何事都持着云淡风轻的态度,看着这个人的样子却像是比对他最贵的那一把小提琴还要珍重,明明在年纪上小人家一些,却倔强地要展现出照顾人的能力,又不像是仅

仅对客人的那种照顾，倒像是对着重要又亲近的人一样……冥冥之中，他觉得儿子前几个月疯狂读书的样子，也许和眼前的人不无联系。

“辣的东西对味觉神经有刺激，歌手最好不要碰，从声带的保养上讲，辛辣饮食可是百害而无一利，阿庾做的对；”王大中捡起他话里的重点。

“谢谢伯父指点，我鼻腔也容易敏感，自己平时也有注意。”

“我之前买热狗还会加一些辣的酱汁，听阿庾提过之后，我也一点不沾了，嗓子得保护好。”LH有意无意地插了一嘴，言语中在暗示父亲什么似的。

暖黄色的灯光落在他们肩上，餐盘里的食物逐渐减少了。后来谈话稍放得开了，王大中看庾澄庆精神轻松了不少，便与他讲了更多家里三兄弟的事，例如大儿子是他们家目前看来唯一会子承父业的人，小儿子立志做操盘手投身华尔街，学校专业都选了相关的方向，而只有眼前这个“叛逆”的排行老二，一门心思想出唱片进娱乐圈，当父亲的钻研了一辈子神经医学不懂这些，近年来他们夫妇二人年事渐高，唯一的心愿就是希望孩子们平安顺遂，对LH纵使不放心也只能依他自愿行事，还得感谢庾澄庆在之前那次比赛时对他的帮助，这么大的明星居然愿意给儿子当老师他真是走了什么运气，说着王大中脸上浮现出谦逊的神态，又举杯要邀庾澄庆一同饮下。

“不可以喝多哦。”王妈妈担忧地嘱咐。

王大中咧咧地笑，“放心，阿庾醉了，让力宏送人家。”

LH闻言侧过脸，虹膜里缀着浅浅的光点，眼底闪过笑意，他想起庾澄庆曾经提起羡慕他和父亲至少有架可吵，不像他，如何努力也只能在梦里再见父亲一面，他不动声色地在桌布下慢慢地握住了他微凉瘦小的手，而状况外的庾澄庆仍不明所以，懵懂地眨了眨眼睛，扭着头用眼神询问他：“你干嘛啊”。

他看起来像真的有点醉了，他还从未见过喝蛋酒也会醉的人。

这顿晚饭行将结束，王妈妈起身进厨房备茶及点心，王大中跟着过了去，留儿子和那位贵客在餐厅，门未完全合上，王大中看着妻子依次摆上甜点，是从台湾寄过来的凤梨酥，精巧的酥点摆在小巧的餐盘中间，加上今天王大中特意出去买的提拉米苏，最后放了甜品刀叉在旁边。

“阿庾……是个很好的人啊”她突然说。

“什么？”王大中盯着夫人手指的动作。

他随着妻子转过头，和她一起望进客厅的那道门缝，餐桌前是儿子和庾澄庆的侧影，他们的儿子正侧身和他在耳语，一只手还抓着人家的手臂，像是传递着什么神秘的信号，庾澄庆则安静地托着腮，听到耳语后不出声的笑了，儿子又抬起手伸向人家的肩膀，悬在半空中犹豫几秒后又收了回来。

“其实你也是开心的吧！”妻子靠回橱柜说，“这孩子，学习从不让我们花费任何心里，一直一直很懂事，虽然很多时候事情会憋在心里，不愿意和别人说。但老实说，你不会觉得很他很久没有那样开心了吗？音乐这条路，他应该是想得很清楚了，又交到了这么好的明星朋友，想来应该错不了；”

“我并不是觉得这条路就不好……”半晌思忖之后，王大中叹了口气，“他这么努力读书，我欣慰，也心疼，这么多年他都跟在我们身边。万一出道……那就隔着太平洋，我又一时没办法退休跟过去，他要自己照顾自己，无论工作或者是生活，都太难了……他太年轻，不觉得这些是很难的事；”

“孩子总要长大，我们……”

“我知道，我懂，放心我不会再拦着他。”王大中又看了一眼庾澄庆安静的背影和他身边儿子那神采飞扬讲着话的模样，低头笑了笑。

“其实他很细心，每次电话都私下问我你身体近况，提醒着按时服药，不许你熬夜工作。”

“我是医生，那些老毛病我自然有谱。”

妻子把餐盘放在托盘上，掏出帕子擦了擦手；

“今天平安夜，要不让阿庾在客房留宿？他一个人也怪孤单的。”然后她就听到王大中在她背后地落了句；

“让儿子陪他，住这里他毕竟会觉得拘谨，用完甜点就送他们走，记得把提拉米苏剩下的打包让他们带着上。”

## 『暂别』

他们离开的时候，街上计程车都看不到几辆了，纽约一年里最安静的样子悄然降临。

王爸爸慷慨的出借了自己平时开的休旅车，打包好了剩下的甜品，交待他们要记得吃不完放冰箱。

LH自作主张地在跳进驾驶位，理由是蛋酒也是酒；身边的人喝了四五杯，他自己只喝了可乐。

合该由他来当司机。

“你不用陪你父母真的好吗？”车拐了个弯驶入另一个街区，庾澄庆向后探着脑袋，彻底看不到王家长辈的身影了。

“我妈妈有爸爸陪，爸爸也希望妈妈和她共度今晚，我当然要和你一起。”

“哦……谢谢。”

“谢我什么？”他一只手扶着方向盘，腾出一只手去捉他的手指。

“谢谢……你父母款待我”他下意识的缩了下手，密闭的车厢内，身边人身上古龙水的味道越发香醇。

“没有单独谢我的话么”掌握着方向盘的人，开始得寸进尺。

“……干嘛啦”他打定主意装傻；

“我好难过哦~”得寸进尺但耍赖，屡试不爽；

“好啦，也谢谢你……刚才那样照顾我”他想了想，应该讲的话还是要的；

“我很开心，你能答应我见见他们。”LH没有允许他再躲，紧紧的握住了他的手。

被握住手的一刻，他禁不住微笑了，对方拉着他的手背快速贴在嘴唇上吻了一下，酥酥麻麻地让他忍不住发颤。

车辆快速驶过路灯下的街道，回到有圣诞树和彩带装饰着的他们的居所。

+

“我父亲说，你的身体……底子应该不是太好，应该多晒晒太阳。”LH用钥匙转动着锁芯，像想到什么似的说着。

“……”

“要好好睡觉不能熬夜，问你是不是经常失眠，可以泡澡……然后睡前也可以适当来点儿葡萄酒。”

“可你父亲…”他很疑惑，这些信息是怎样被刚认识才几小时的长辈了解到的；

“你忘啦，我父亲是医生，虽然他主攻神经外科方向，但他以前就喜欢钻研传统医学，懂的可不少呢~”

“原来如此，可是…”

“Baby，你真的会失眠？”他牵着他进房，关好门之后便，转身圈住他，仔细的探寻他的脸色；

他想到离开之时，父亲把他叫到一边叮嘱的模样，如同叮嘱自己一样慈爱而认真。

父亲平日里总能从脸色、肤色、饮食习惯来判断他人的身体状况；也许父亲和他握手之后便开始有心查看，想到对他如此重要的人，也被父亲在默默照顾着，LH只觉得眼底一热，心头泛上感动。

真不应该和父亲闹不愉快，他不理解走音乐这条路，自己再好好争取也就是了。

“只是偶尔，做艺人工作时间颠倒常常会有……”庾澄庆甄选着措辞回应他；

“那也要注意，以后你睡不着，给我电话好不好？”

“可是长途，会不方便，也会让你有负担吧。”

“只要是你的电话，什么时间我都会接。”他用拇指指腹揉了揉他的发红的脸颊。

“哦……那到时再看。”他一时有些羞赧。

“如果你再见到伯父，请帮我谢谢他的叮嘱。”他诚恳地补充了一句。

“好，一定带到。”

+

“在想什么？”

强壮的手臂稍一用力，他便重心不稳往后跌进高大的年轻人怀里，LH顺势抱着他在露台的沙发上坐下，下巴上硬硬的胡茬摩挲着他的耳廓：“唔？”

“我把壁炉的火点起来了，我们进去？”

庾澄庆仰头看着蓝黑色的冬日夜空，仿佛在喃喃自语：“一颗星星都没有啊……”

“最近连续大风又是阴天，云层遮住了，但在云层背后，肯定会有星星的。”

LH不想怀里的人因为任何事而失望，即使是非人力所能及的事，他也尽量把光明的一面讲给他听。

他今天心情特别好，年长的爱人很慷慨地配合了他的安排，与自己父母的见面的氛围温馨又自然，自己和父亲之间的小争吵带来的不良情绪，也已经被愉快的晚餐给清洗掉了，爱人在怀的满足感又让他心生贪恋；

想到圣诞假期行将结束，他开始变得惴惴不安，只能夹紧双臂，用力感受着怀里温暖细小的身体。

“我还记得是你教我认清那些星座，告诉我怎么去看狮子座，猎户座和北斗七星；你说过天上的每一颗星星都是我们逝去的亲人在看着我们，是真的吗？”

明明在自己怀里被牢牢抱着的人，此刻像是变成半透明的云，随时都能飘然的隐入天空一般。

“是的，只要我们心里想着，代表着他们的星星，会一闪一闪发出荧光向我们回应。”

“星空就是一片思念的墙，连在一起就变成了他们的世界和我们在遥遥相望。”

“我还想喝一点酒。”闷了半晌，怀里的人发出落寞的回音。

+

身体很疲惫，精神却异常兴奋，庾澄庆突然低落又起伏的情绪让他有些纳闷，但他什么也没有问。

陪他聊天，他们从星座聊到外星人和UFO，又回到了地球，聊到了他们最爱的音乐和运动，聊到了有意思的地方和有意思的人。

庾澄庆总能将话题天马行空的发散，让他不时感叹满脑子都是学业和音乐的自己，似乎少了一点对于生命的想象力和热爱，少了一点如同眼前年长的爱人一样，那颗永不熄灭探索欲的赤子之心。

他开了一瓶从教授那里的得来红酒——作为他有份参与研究课题的奖励；配上带回来的提拉米苏；

两人坐在铺着毯子的地板上，就着小圆桌，像大学男生的宿舍夜话会一样，面对面边吃边聊；

壁炉的火光映在庾澄庆月黑的眸子里，折射出惊人的亮彩，看着漂亮的眼睛一眨一眨，LH只觉得头脑发昏，要勉强聚精会神，才能好好和他说话。



他说他曾经为了挽救一把吉他，跳入混沌的积水中去打捞，险些因为脏水侵蚀患上中耳炎；费尽力气弄上来，被洪水泡涨的吉他还是没保住，最终散成一把木片，永远未能再次被弹响。

他也曾在当兵的时候，度过了一段无忧无虑的日子，每天只是练歌，写歌，在同袍面前炫耀谁听过更多小众的西洋音乐，而在有一次重大的汇演场合他却不小心出了糗，把热茶全数倒在了长官的身上。同袍们憋得气闷不敢笑出来，只有他呆愣杵在那里，所幸有同伴帮他善后，长官也并未动怒。

讲到这些他的眼神通常是亮晶晶地闪着华彩，却也在低头的瞬间略过一丝黯然，被掩饰地很好，可仍然逃不过LH的眼睛。

他可是能隔着二十米可以看出琴弦没有调紧的好眼神，这怎么可能瞒得过他。

可他还是什么也不问。

不知不觉满满的一瓶酒只剩下小半，LH酒量一向非常之好，但对面的人也精神奕奕地清醒着，让他有些意外。

壁炉里传来噼噼剥剥的声音，火烧得越发得旺，温暖的亮光映照在庾澄庆白皙的脸上，看着像是红色的月亮。

仅仅是欣赏着他叙述往事梦幻的神情，翕动的双唇，他已感觉十分陶醉，不知不觉地便会发出感叹；

“那个时候，如果我也在那里就好了。”

讲话的人突然安静下来，嘴角呈现出绷紧的姿态。

“我只是很可惜我没有在那个时候就认识你，不然……”他咬住嘴唇止住话语，生怕自己煞了风景，对面的人以后便不愿意跟他再讲到任何关于他的往事。

LH忍不住伸出胳膊圈住了他的腰，像小孩子寻求安慰一样把头埋在了他的胸口，他的心跳有些快，乖乖地调整好姿势让他靠着，温热的呼吸落在耳边，声音听起来温温软软。

“那样你就会和我一样老了，这样不好。”

话音落地的瞬间，熏暖的酒精气息扑进他的鼻腔，他才意识到原来火光映照下他的脸色那么红，一定有不少葡萄酒的功效。

“你一点也不老，我不准你这样讲自己。”他眯着眼睛抬起头去靠近他发红的侧脸，过肩的头发不时撩动着他的脖子，庾澄庆侧过身体动了动，不着痕迹地缩了缩脖子。

明明和他发生了比这些更加亲密100倍的事，却总是可以因为他有意无意间蹭过的唇而紧张不已。

想到这里，LH已经感觉有点忍不住。

“……唔……”

属于身体上熟悉的白茶味道通过嗅觉传递至他大脑，LH深吸了一口凉凉香香的气温，便在这一刻感受到放松与心安。

“力宏……”

搂着腰的那双手不经意间收紧了些，庾澄庆还未完整的讲出话，温柔的吻已经密密麻麻地落在了他的颈窝。

他想要偏头却腾不出空间，被年轻人紧紧禁锢在怀中，双唇含着碾着蹭过他敏感的颈部，他只能随着动作轻轻颤抖，抓着那副宽厚肩膀的手紧了紧：

LH感觉到怀里的人呼吸开始变得混乱，他在他耳垂附近绕着圈圈舔抵，他的身体从未这么软这么烫过，他甚至怀疑他在发烧……混着酒精的气息不断的从他细巧的齿列中呼出来，带的他几乎也要醉了。

他反复的舔着那白皙的脖子，用舌头轻巧的顶他颈部的凹窝，几个用力的顶弄下来，庾澄庆伸手抵住他的胸膛，软着声音在他耳边低吟了声：

“别亲那里……”

他往壁炉里加了柴，火光从暗到明的一瞬间，四目相对。

庾澄庆终于睁开了眼，一副微醺的姿态，望着他的那双眸子慵懒而带着些迷离，就像刚刚被他饮下的那杯酒晶莹透亮，又带着醉人的流光。

不知道是喝醉了难受还是太热的原因，他的眼角有些发红，LH正要问他要不要紧，他却把头靠在他的胸口，闷闷地道：

“我的头……好晕哦~”

“我们去床上好不好”

他指指卧室的方向，庾澄庆半倚半靠着他，停顿一会儿后，在他耳朵旁边说：“不要。”

他的脖子经过几轮舔弄也彻底红了起来，薄薄的皮肤像白纸一样染上欲望的颜色。半眯的双眸朦胧带着醉意，他开始转向侵略他的胸口，隔着薄薄的里衣吮吸他小巧的乳粒，他身体透露出一股酒香带着灼人的温度直充眼前，LH感觉他简直像一颗被酒液浸透的樱桃，等着他的采撷。

“我喂你喝点水？”

“唔嗯……”

也许是他低软的声音太好听，LH一时被蛊得失了神，含着一口水不给他任何反应时间，对着他微微张开的双唇，柔软灵活的舌霸道地侵入，湿润的液体混合着他口中酒的醇香，悉数被喂了进去。

唇舌交缠，涎液交换，怀里的身体随着他愈发深入的吻而发软，LH对自己的定力毫无自信，他深刻的知道如果再这样下去会发生什么，可是……他确实是醉了，他并不想这个时候做的太过分。

确定温水已经被渡进他的嘴里，他不舍地用舌头他唇齿之间打转，不放过每一寸皮肤，缱绻贪恋慢慢拉开距离。

“别……嗯……我……别离开……”

“嗯？”

“别离开我。”他重重的呼了一口气，像下了一个重大的决心；

年轻人的欲望他怎么会不知道呢？被抱着的时候，双腿有一股硬度隔着裤子抵上自己柔软的腹部，不用想都知道那是什么。

这一晚，他实在太混乱了，见到对方和蔼的双亲，被体贴温暖的关照着，隔着这么远，想到自己的家人，想到那颗代表着父亲的星星，想到遥远的已经被自己快忘却的面孔……不知不觉喝了太多的酒，他不喜欢喝酒，可他忍不住灌醉自己，让自己失去思考的能力……也许会好过一点。

可他只觉得胃里火辣辣的，身子也在发热，偏偏年轻的爱人身上透露出好闻的味道，那是被阳光晒过的杯子的味道，混合着好闻的墨水味道，他的肩膀很强壮，展开双臂……就能把自己整个圈在怀里，喜欢用力亲着自己直到他的喘息声止不住，直到他全身的骨头都酥麻掉。

“你陪我……”他抬头去找他的眼睛，睫毛微微颤着，额头的头发垂下来，挡住那双漂亮的眸，配合他的声线，整个人无辜而又委屈：

LH松开圈住他的双手，温柔的捧起了他的脸：

“baby，你醉了，我带你去休息…”

“我不要休息……”

“……”

“你不要陪我吗？”

LH感觉自己毫无办法，他从未见过这样的他；

像是受了委屈的小猫，可怜兮兮的在他怀里轻轻的发出叫声，挠地自己心痒难耐。

看着自己并未说话，他甚至开始搂着自己，毫无章法地啃咬自己的脖子，小手也不听话的开始向他的腰腹探过去，但因为醉酒导致身体发软，可怜的一点儿力气连拉链都拉不开。

他开始动摇了，腹部的紧绷也让他定力紊乱，眼神闪烁的一瞬间，他扯开裤子，牵起怀里人细嫩的手就往自己下腹部探去；

“Baby，你来帮我……”

纯白棉质的内裤包裹着雄伟的存在，那里被撑起一个挺翘的弧度，看着那只细嫩白净的手握住自己的风声，LH只感觉口干舌燥了起来。

“啊……”

手钻进内裤握住他的那一瞬间，庾澄庆颤抖着低哼了一声，像是被惊人的热度吓到一样想缩回去……晚了，他直接挺腰将分身向那只手围成的圈中用力顶了顶。

炙热比原来更加胀大了些，表面的脉络都清晰可见，它食髓知味一般的跟着白净细小的手一跳一跳地弹动，端口因为情欲上头而分泌出了点点液体，蹭湿了他的小指，可这点润滑远远不够。

如果，如果此时是用下面的话，他应该早就被自己的爱液打湿得彻底……他开始有些急躁；

LH停止了脑海中这糟糕的想法，只是目光愈发炽热，无法回避的在脑内描绘出他被进入时的模样；

“恩……这样可以吗”他用笨拙的手势套弄着自己的分身，歪着头着，傻傻的样子，露出一截白嫩的脖子，眼眶湿漉漉的，无辜又撩人。

“可以，你做的很好”LH决定给他一些鼓励，俯身用舌头舔上了他的锁骨，手掌从衣服下摆钻进去，在他胸口揉捏，将柔嫩的蓓蕾捏在指头上摩挲，怀里的人被他突如其来的动作刺激地嘤咛一声，握着他的手也收紧了。

LH忍不住泄露出一声闷哼，刺激的压力从身下的敏感处传来，他不顾那里的胀痛，顶胯让坚硬在分身继续在他手中抽插起来。

亲吻并没有停止，他满足地听到怀里的人呼吸越来越乱，胸口的乳粒也因为他的揉捏悄然挺立，想到那双平时弹着吉他灵巧的手指，正在自己涨大的器官上懵懂，他就刺激地头皮发麻，当下就想直接泄出来。

不够，还不够。

原本只想点到为止，现在却只想让他最脆弱的地方也染上自己的味道，LH感觉下腹部隐约抽动了一下，本来就所剩无几的自制力开始土崩瓦解，他知道他快到了。

带着醉意又主动讨爱的爱人难得一见，他不想在明天到来之前浪费任何机会。

醉酒的感觉很奇妙，他比平时更加敏感了，仅仅是用手来帮助对方，他都觉得下腹部湿得厉害，可自己也开始浑身变成粉色，耳朵和眼尾更是像打湿了葡萄酒，露出嫣红的媚色。

庾澄庆没忍住低头去看，看他的粗长是如何在手中抽送，看那里的颜色和大小有着怎样的变化，明明眼前的一切都令他感到羞耻，可他却迟迟移不开目光。

“看着我……”年轻的声音开始变地沙哑低沉，带着强迫的意味；

突然被爱人吓了一跳，手上没控制好，握着他的力道加大了几个度，担心因为这个动作弄疼对方，他赶忙停下动作，有些许迟疑：

“抱歉，痛吗……”

他怯怯地说：“因为、我从来没有……”

下巴被他的双手轻轻托起，他被迫抬头，撞上了一双炙热又深情的眼睛。

“……唔……”

又是一个缠绵至极的吻，唇与舌都被他吃进口中，似咬非咬，吮吸的技巧也尤为暧昧，他情不自禁地闭上了双眼，迎合他的侵犯，疲于回应他的每一分热烈。

就在他快要在这个吻中窒息的时候，LH突然松开了他，紧接着代替他舌头伸入口中的，是他的双指。

“嗯唔……”

舌头出于条件反射抵住了他的手指，被那湿热的柔软触碰到指尖，LH一下子就回忆起那里冲进他身体时的美妙触感，软湿温热的地方，紧紧地夹着他，在喘息中不断的吸引着他给予更多。

“嗯……”

LH用双指缠着他的舌头绕圈圈，几番勾引后便退出，指尖带出的涎液被涂在那翘唇上面；

庾澄庆看到他的喉结轻轻滚动了几下，声音嘶哑地吐出了三个字：

“可以吗？……”

话没有说完，可是望着他热切又深邃的目光，他像是明白，又像是不明白的舔了舔嘴唇；

“可以吗”，小心翼翼询问的三个字让他的心跳停了半拍，醉意又涌了上来，他仿佛失去了辨别羞耻的能力；而年轻的爱人希冀的双眸仿佛在渴求神女降下甘霖，他带着怜悯看着他，又低头看了看手中的分身仍在发胀；

他顿了几秒后半跪在了他面前。

单手扶住他的结实的大腿，将耳鬓的乌黑的碎发绕到颈后，贴着根部握住他后张口含住了炙热的顶端——

“呃……”

脱口而出的呻吟与喘息自头顶传来，冠状顶端分泌出的黏腻晕散在舌尖，属于他的味道柔柔萦绕在口鼻之中，这是他第一次完整的用唇舌感受着对方的身体，他全身软乎乎的趴在那里，迷醉着，全身只剩下嘴巴能够被他的精神调用。

他只顾着低着头努力吞咽，并未看到他在自己头顶，眼底闪过黑色的占有欲。

房间内的氛围逐渐变了，情欲的味道充斥着每一个角落，将空气都蒙上一层暧昧的气息，房间重充斥着湿腻腻的水声；

他将双唇贴着他坚硬的表面摩擦，他尺寸太大完全无法全部吞下，只能慢慢的环着冠首包裹着一半的长度，努力含着，舌尖时而绕绕圈圈，时而尽力舔抵。上下唇因反复的摩擦而有些发红，他的腿战战发抖，几乎要撑不住自己的身体了，每每需要喘几口气，才会停下来继续吮吸。

“Baby……”

年轻人的手指穿插进他的发丝，他感觉到自己被拽着向前，他只能全身发软的被他的器官往喉咙里送；

酒精的作用像是从他的身上转到了自己身上，不然自己为什么会有那些可怕的心思，LH很想丢掉所有的顾虑，将自己全部插入，享受他软得像云一样的舌头，看他潮红着脸被自己的分身塞满，听他发出的每一声呻吟，最后的最后，再把他的全部精华都喂给他。

他见他生理性的泪水从眼尾细细渗入发梢，和额角流下的汗水混在一起，他的头发凌乱不堪，刘海的碎发垂在眼睫，乖顺努力将他吞入更深，几次下来，口水顺着摩擦的唇角滴落下来，他觉得自己表现得像个混蛋，可他坚硬的分身不允许他半途退出。

“唔……”他一边费力地吞吐着，用尽生疏的技巧舔弄着粗大的顶端，不时眨着眼迷茫地抬头看他，脸颊红扑扑的，目光还有些迷离，一道银丝从他嘴角扯着落下，他本能的伸出粉嫩的舌头舔了舔嘴角，而这一幕落在他眼中，LH刚刚清醒在这一刻被冲刷成灰烬。

道歉的心意被欲望再次吞噬了，那软软的小舌头舔弄他最底，缠缠绕绕着包裹他，甚至在自己的动作下，他还会学着一点点加快频率，又更多水声响起。

“不够……”

他还想要，想要他更多的水，他身下的也好，他口中的也好。

额前渗出几滴汗水，LH咬紧了牙，攥着他脑袋的手加大了力道。

“Baby，你快一些……”

暗哑的、带着欲望迫切的声音，庾澄庆听得耳根发软，抬头看他的时候，他看到平时那双温柔的大眼睛里已经完全变成了欲望烧成的红色，迫切又狂热的样子是他从未见过的模样，他开始有些慌乱，嘴巴已经酸得不成样子，酒精让他变的身体敏感和神思迟钝，快感催发着年轻的爱人，不允许他过多的停顿，他直接被扶着头开始了浅浅的抽送；

“唔……”

抽送的幅度并不大，可是年轻人的尺寸根本是他无法承受的，尽管他已经在克制，但每一次顶弄都会深入到喉咙。

不适感充斥着大脑，泪水氤氲着湿了眼眶，他在顶弄的节奏里，抓着LH的手微微抬头，可怜兮兮地看向了他。

深喉的快感已经差不多让LH炸上了天，而看到他用这样的表情看着他，理智早被击垮粉碎，他控制不住的直接顶了进去，从根部完全埋进他软滑的口腔中，LH感觉到他的舌头用力的抵着他的坚硬；分身不受控制地颤抖着，紧接着便是温热的液体释放出来，猛地顺着那滑润的口腔射进去了。

“啊……”

可尽管脑袋反应着要快点退出来，身体却还是慢了一步——

“唔——”

LH赶忙擎着还硬着的分身一边退出一边释放着白稠的液体，浓稠的白浊溅开，落在他挺翘红肿的双唇上。

射了太多了……他怀疑一定有一些被他吞了下去，他抱歉地赶快过去扶他，而他却懵懵地还没回神，粉红地舌尖好奇地舔了舔嘴角，随后又做出了一个吞咽的动作。

“……”

怎么办——

他觉得，这样下去的话，他又要硬了。

+

“还好吗？”

LH单膝跪在他面前，抚摸着他的背：“刚有没有呛到？”

藏在他手臂里的人，平复了很久的呼吸才摇了摇头。

“……没…有。”

“对不起……”

双眸含着歉意，他愧疚地对着他，换成双腿跪地乖乖跪坐在地摊上，又恢复成一直大狗狗的神态：“是我没控制住……”

他用手帕去擦去那张小脸上的白浊，他随他动作，但是脸色已经红的像血一样……

“会难受吗？嘴里还有没有？吐出来……”

他红着脸尴尬地转移了视线：“没、一会儿漱口就好了……”

刚刚明明有吞下去……

脑海中飞快闪过他为他吮吸的画面，LH感到身下很快又燥热起来，但很显然面前的他已经没有精力再去为他服务一次。

但那些画面实在过于刺激，跟着一起反应的，还有他刚刚才发泄过的分身。

无意间看到他腿间那处又挺立，他细瘦的身体猛地震了震，脸几乎已经烧到发烫了。

“我想洗个澡...”

话音刚落他就想起身，但身体发软又差点直接摔向地面，LH稳稳的站起来把他捞回了怀里。

“对不起，让你难受了。”

他抱着他，温柔又小心翼翼。

“.....也没有。”

“我陪你。”他直接打横抱起他，亲吻了他的颈窝。

+

推开浴室门，透过氤氲的水汽，他看到自己的前辈正泡在浴池中发呆。听到动静，他转头看过来，眼睛也像是浸透了水汽似的雾蒙蒙，看不清情绪。

趁着去拿两人睡衣的空挡，他被自己先一步放到温暖的水里里泡着，LH在大步赶回来后，看到了这样的场景。

浴室里随即响起哗哗的水声，他抬脚加入浴缸，热水被挤出吃外发出哗哗的水声，渐渐的，除了水波的波浪声，伴随着水下闷钝的撞击，与若有似无隐忍的呻吟。

连绵的吻从发旋落到肩上，印上肩头零星的细小斑点。

庾澄庆看着水中自己泛红的眼睛，被热水一泡，酒精已经被蒸发殆尽，他的意识已不像刚刚混沌着，做了以前从未想过的事情，而是实实在在的恢复清醒，可他却再一次的被爱人拖入肉欲的漩涡里，双腿被迫环着他的腰，裸露的胸口仿佛嵌入他身体里一样贴合。

呵出的水汽在脸上形成一片薄雾，又被爱人灵活的舌尖舔去；他的呼吸愈发急促，在自己身体里冲撞着的男孩今天格外兴奋，将他双腿腿紧紧地按在自己身上，就这热水的冲击力一次次用力的地冲进去，仿佛连他的灵魂都要撞碎。

“啊.....”

+

LH抱紧了比自己瘦小一圈的男子，两人赤裸着身体坐在床上，房内炉火正旺温暖如春，因火热的情事甚至更加灼热；他两手扣住他挺翘的臀瓣不停向下用力。庾澄庆只能紧闭着眼，细白双臂圈在他的颈上，两腿不得不将他的健腰扣紧，防止跌落下去，他被一双大手内扣着钉在年轻人粗大阴茎上起起伏伏，每当他被向下用力时，男孩会直接顶入到很



深的地方；已经被使用过却仍然生涩紧致的肠壁被反复碾磨抽插着，花蒂也被猛烈的冲撞着不住颤抖，他全身都红透了不受控制地开始一阵一阵地战栗，马上又要被送到死亡般的高潮。

忽然身体感觉失衡，他刚害怕地睁眼，还未来得及尖叫，随后被按到那张铺着深灰床单的大床上，正面仰视着他凸起的喉结，很快火热的吻紧跟着压下来，他被温柔地啄弄着唇角，和溢满泪水的眼梢；可身下的抽送却愈发猛烈，他的双腿被用力打开到极限，一下比一下更深更重的冲击让他禁不住挣扎扭动着，无论如何都逃不开那根要将他顶到晕厥的器官；

他呜咽着把十指都扣进他结石肩颈的皮肉里，留下数道抓痕，可他的年轻爱人仍然毫不在意地继续。不知过了多久，圈住腰身的小腿无力滑下，瘫在床单上轻微抽搐着，连脚趾都在颤动。他被压制的太过，LH将他双腿直接折到胸前，整个人弯成一张绷紧的弓。弓弦嗡嗡震动着在全身所有神经激发共鸣，是痛苦还是欢愉，就快要分不清。

他脸上湿漉漉的流满生理性的泪水。在遇到LH之前，他已经好多年没感受过自己的眼泪了，而和他在一起之后，每每都是被折磨得控制不住，后来便也放弃了控制。他总喜欢逼出他更多的眼泪，又将那些泪水一一吻去。但现在，他脸颊上除了眼泪，还混杂着几缕淡红的酒液，伴随着呜咽溢出嘴角。

那是之前他喝下的葡萄酒。

再次被抱出浴室的时候，所有的黏腻已经从内到外被清洗干净，他真正被累得连一根手指头也抬不起来了，迷迷糊糊之中地听到有人在他耳边说：“Baby，我们以后也会这样在一起的，对不对？”

——他很想回答……

但他也只能小幅度地转个身，把自己埋进有力的臂弯里，装着已经睡了过去，换来他满足的喟叹与热吻。

——这是他纽约之行的最后一天，再过一天，他将返回他出生长大的地方。

tbc